

# 吴承恩外传

夏同京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1993.4

(京)新登字189号

吴承恩外传

夏同京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(北京文津街七号)

北京市顺义县牛富屯福利印刷厂排版 北京市冠中印刷厂印刷

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93千字

1993年7月北京第1版 199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00册

ISBN 7-5013-1043-2

K·163 定价：8.10元

## 目 录

- 第一回 娇娘子劝夫纳妾  
淮安府神童降生 ..... ( 1 )
- 第二回 小鹅童狂语惊四座  
蔡探花怜才收门生 ..... ( 14 )
- 第三回 梦黄犬飞天生双翼  
说糊涂凌溪惊二童 ..... ( 29 )
- 第四回 评石鼎少年冠群英  
遇花轿恶奴抢娇娘 ..... ( 40 )
- 第五回 邀皇恩选美害美  
因野言烧书赠书 ..... ( 54 )
- 第六回 逢强盗刘降毙命  
迎皇天承恩击歌 ..... ( 62 )
- 第七回 思美尼水湾生祸  
害亲女玉英遭奸 ..... ( 75 )
- 第八回 蔡尚书怀怨归故里  
巧莲女卖身入勾栏 ..... ( 88 )
- 第九回 觅知己勾栏吟唱  
救娇女沈炜用情 ..... ( 97 )
- 第十回 争美妓嫖客斗阵  
怜丽姝承恩允婚 ..... ( 109 )
- 第十一回 遇色狼血溅勾栏院  
逢侠义感恩荐女身 ..... ( 118 )

- 第十二回 鲁男子月夜收双美  
风流客寻花尸难全 ..... (130)
- 第十三回 多情女一诗生相思  
痴心郎婚夜荒野行 ..... (140)
- 第十四回 走苏州客店遇盗  
泛石湖承恩和词 ..... (148)
- 第十五回 葛知府智请狂才子  
吴承恩戏谑拜神人 ..... (157)
- 第十六回 望子成龙老翁狂痴  
名落孙山英雄气短 ..... (167)
- 第十七回 虎狼宴才子填词  
云台山路逢陈高 ..... (176)
- 第十八回 游西湖吴锐气亡  
悼先君承恩撰铭 ..... (186)
- 第十九回 泛归舟哀生南柯  
游金山戏做神仙 ..... (197)
- 第二十回 吴承恩负邀葛木  
布政使计陷卮山 ..... (209)
- 第二十一回 乱天下皇官选美  
绝仕途童浚做贼 ..... (220)
- 第二十二回 读野闻胸驰天马  
立奇志笔展神风 ..... (227)
- 第二十三回 身为功名三番累  
志如鸿鹄展翼飞 ..... (235)
- 第二十四回 凭仗义喜得心中书  
遭强盗巧逢情爱女 ..... (243)

第二十五回	设盛宴喜迎落第归	
	抒胸臆豪情言魑魅 .....	(257)
第二十六回	舞神笔愤抒胸臆	
	赋南北兄弟扬镳 .....	(266)
尾 声	.....	(280)

# 第一回

## 娇娘子劝夫纳妾 淮安府神童降生

明朝弘治末年，苏北淮安府是个极其繁华热闹之城。这里地处运河中游，是有名的水陆码头，南北往来船只如梭，又是当时三十三个大商业都市之一，四方商贾、游人、歌妓、赌徒云集，那满城街巷，真个是店铺林立，人烟凑集，车马喧阗，整日照熙攘攘，似鼎沸般。

只说在这城内河下估衣街上，有个卖花边花线的绒线铺。店主姓吴，名锐，字廷器。他祖籍乃淮安府山阳。其祖父吴铭，跻身儒业，曾为学官，任江浙余姚县学训导；其父吴贞，继乃父余绪，仍业儒，为江浙仁和县学教谕。这县学训导以至教谕虽为学“官”，但这官儿微不足道，不仅俸薄，而且官冷。有诗云：“朝日上团团，照见先生盘。盘中何所有？苜蓿长阑干。”可足见这做教官的何如清苦。吴锐四岁丧父，随母从仁和回归山阳故里。后至弱冠，虽也是个读书的种子，但因家贫如洗，且母亲又早下世，便出赘当了个倒插门女婿。小子无能，随妻改姓。这赘婿本是半主半奴的角色，吴锐虽是出身书香门第，眼下光景，自是也奈何不得了。吴锐岳父姓徐，在这淮安河下估衣街开了个卖花线花边的店铺。吴锐便在这店铺里，半是女婿，半是伙计，坐肆店中，做活当差，当起了商人。后至岳父去世，遂袭徐氏家

业，在这营生采缕文縠的小绒线铺，做起老板。

这吴锐生得善良敦厚，是个极老实正直的商人。他买卖无欺，且不二价，闲时又日日读古人书，满腹经纶，超然大度，日把一编坐店内，博览群书，大有五柳先生的风度，大官过，竟不知，差役近前呵斥，乃徐起；自六经诸子百家，莫不浏览，及与人谈说史传，上下数千年，能竟日不休，连买卖也不做了。每读书至屈原见放、伍大夫鸱夷、诸葛孔明出师不竟、周子隐见没、檀公见收、岳鄂武穆死诏狱，未尝不双双泪流。这吴锐虽是经商，却并不是商人，举手投足，低吟浅唱，一派隐士风范。人常说小隐隐于山林，大隐隐于市朝，这吴锐正是市井的大隐。遇好风日，则负手徐徐去遍历近郊大寺。他不种菊偏爱菊，自号“菊翁”，不必采菊东篱下，自会悠然见南山了。

吴锐实乃大隐，市井之人却哄然以为他痴，反倒讥弄他欺负他，里中有赋役，当出钱，他便率先出钱。胥曰：“汝钱当倍”，则当倍；“当再倍”，则再倍，人侮不怒。有人为他愤不平，劝他讼理，每每这时，吴锐淡淡一笑，摇头叹道：“我祖辈也曾做过官的，今胥发怒，我岂敢怒胥，又犯官哉！”于是众人益发以为他痴。吴锐正直本分，又是人赞之婿，差役市人又如此欺侮，不想恼了一人，此人便是徐氏娘子。为解夫忧，一怒之下，竟亲自赶到店铺，将那挂了不知多少年的“徐记”字号匾牌摘下砸碎，将暗里请人制下的“吴记绒线铺”匾牌鸣鞭放炮张扬显赫挂了上去。一时市井哄动，都被这徐夫人为夫正名之举所感动。吴锐更是感激涕零，紧紧拉住夫人的手含泪叹道：“此乃徐氏宗业，岂可更名于我，实实不敢承受！”徐夫人正言道：“我虽徐家女，今

是吴家人！你虽入赘为婿，寄身我家，如今爹娘去世，为妻怎能叫你一辈子抬不起头来！”吴锐见妻子如此正义，顿时被感动的泪淌满面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这徐夫人名唤雪芳，虽出身小家碧玉，却自幼读得诗文，通情达理，是个极其贤惠的女人。因居家在打铜巷内，与店分落，平日里吴锐经营店铺，她便在家看守门户，做些女工。夫妻二人，一个会经营，一个会持家，虽无大福大贵，却也衣食温饱有余。但唯有一事美中不足：夫妻成婚二十余载，只生一女，名唤承嘉，竟无子嗣。这吴家原本世代单传，到吴锐这辈，眼看要断了香烟后代，丈夫只暗里遗憾，这徐氏却甚感自己无能，愧疚感叹不已。

这夜，徐氏正在室下做女工活儿，忽见窗外亮如白昼，心下不由惊异。急忙推窗看时，只见天上有颗极明亮耀眼的流星落入院中。心下诧异，惊奇不已。正欲出院寻看究竟，忽感腹内疼痛，及至卧床欲息，却生一子，不由喜出望外，纤手摸着儿子丫裆，喜泪满腮，连连亲吻起儿子的小脸蛋，道：“娘的宝贝根呀，爹娘日日思，夜夜盼，把你盼了多少载，今儿总算把你这宝贝疙瘩盼来了！”因心下甜醉，亲吻得重了，那小儿子竟哇哇地哭叫起来。徐氏听了却是一惊，随眼色朦胧，睁开看时，哪里生了甚么儿子，却是女儿承嘉在她身旁哭叫。原来一梦。思恋回味适才情景，不由惨然一笑。

次日，徐氏把梦中情景告知吴锐。吴锐知是思儿心切所致，打趣笑道：“午夜过乃属次辰，今值九月初五，《易经》云‘九五飞龙在天’，解析这梦，看来咱吴门要出个天子哩！”说罢又逗小女承嘉道：“不想俺闺女还有个皇姐的命哩！”随

后道句店铺繁忙，向徐氏告别一声，出家理他生意去了。

吴锐去后，徐氏因听夫君那说，心倍重了，无心操理家务厨下，呆呆坐定，又寻思起那梦来。暗自叹道：“眼看将要是个半老之人，月事也怕要不来了，还生甚么儿子天子……”

正这时，门帘忽被一挑，闯进个愣头愣脑的女人来，直着嗓子拍着巴掌笑道：“俺那太太，怎的这般个走神儿，闯俺个大活人进来也不觉，定是又想甚好事哩！”

这冷不丁地一声，着实把徐氏吓得一跳，惊醒看时，却见是刘二家的与她作耍，强笑道：“妇人家，倒好个驴叫天嗓子，着实把人吓了一跳！”

那妇人也不寒暄，竟自寻个座位坐了，咧着嘴笑道：“还是大户人家的太太哩，不想倒这般胆小。我自是夜猫子上宅，无事不来。今日来找太太，正是有个大喜事儿说哩！”说着见桌柜上有槟榔放着，也不问声，自管拿起塞进嘴里嚼。

这刘二家的，也住在打铜巷内，两家门口相隔不过一箭之远。其丈夫刘二，在一个大户人家做仆，闲丢她在家。她性子粗直，人却极是善良，生就个大脚片子大嗓门儿，偏又是爱串门子闲不住的个性儿的。当半辈子女人，人粗性粗，也没捞上个娘子夫人的头衔，邻里尽呼她作刘二家的。人穷也爱吃个敬礼儿，因徐氏拿她当人，又时常将些衣物周济于她，她自是感激敬重，只把徐氏夫人当成了活菩萨，脚片子便认准了这门儿，三天两头往这儿迈。徐氏也喜她性直、嘴乖、耳长，时常将些外面新鲜事儿来听闲聊，解心闷儿。

徐氏见刘二家的嚼那槟榔嚼得嘴角淌汁液，笑笑说道：“只莫顾嚼，又听了甚么稀罕事儿，快说与我听！”

刘二家的见问，咽口汁液，凑近徐氏身旁，从无有过地瞪着眼儿正颜道：“俺今儿可不是来给你个菩萨磨牙的，有天大的事哩，是来求你个活菩萨行好的。”

徐氏惊异道：“求我行好？”

刘二家的擦了一下嘴角，道：“是这么回事儿，俺乡下娘家，对门有个张家。张家有个女儿，神仙般俊人儿，十里八乡也拔尖儿的，只可惜脱生到了个穷人家。你说说，这老天爷也是个瞎眼的，专欺侮穷人，楞闹这灾荒年，把张家老两口子全给饿死了，丢下了俺那张家妹子孤苦伶仃，整日哭成个泪疙瘩。你说说，一个弱女子怎的度日，见她眼泪叭哒叭哒地朝俺流，俺心里疼。寻我来，叫我与她找个活命道儿，到个大户人家做丫鬟仆人混口饭吃。你说说俺那菩萨奶奶，天下富贵人家，有几户不是狼窝子，俺那妹子又生得标致俊巴成了个人尖儿，真怕找错了地界儿，把个黄花闺女给糟塌了。我寻思来寻思去，只有你这个活菩萨……”

徐氏惊异道：“你，你是要……”

刘二家的抢话道：“她是不要身价的，吃口饱饭就行。那模样，你见了保准喜欢的，我想太太你这般年纪了，眼前也该有个人儿侍奉，就满包满揽答应了俺吧！”

徐氏着急道：“你，你这是……”

那刘二家的不管她急不急，眨眨眼睛诡秘地笑笑，不等对方说完，却直起嗓子朝院里嚷道：“快进来张家妹子，夫人唤你哩！”

徐氏听这一喊，急得小声拦阻道：“哎呀呀俺那大妹子，可使不得，俺算得甚么大户人家，可没使唤丫鬟的富贵命！”

话未落，一个年轻女子进了屋，扑腾跪倒在徐氏面前，

垂首泪道：“活菩萨奶奶，你就可怜可怜俺个苦命的小女子，留俺做个使唤丫头吧！俺就做牛做马，也要侍候好太太你老人家！”

徐氏见她哭做个泪人儿，甚是见怜，心生软了，慌忙近前搀扶道：“姑娘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有话儿坐下说。”

刘二家的道：“大妹子，别等夫人搀扶了，快起身来，这不价，夫人答应收留你了！”

徐氏搀扶起姑娘，见她低眉顺眼，极是温柔善良，细端量她面貌，见她虽是有些憔悴，却果真十分俊俏，暗自惊道：“这婆子没说错，这姑娘真真是个人尖子。虽无脂粉，貌美天然。这哪里是个平常女子，分明是西施在世，昭君还来，这等模样，还是真不能往那狼窝里送……”

刘二家的眼见徐氏喜欢她，笑笑卖弄道：“你说说，俺不是王婆卖瓜吧？张家妹子这模样，这人品，就打着灯笼也难挑哩！夫人是活菩萨，就收留了俺这张家妹子吧！”

徐氏着实可怜同情，却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似俺这等人家，委实使不得丫鬟的。姑娘虽叫人爱怜，更不好做下人屈了她，就送姑娘些衣物钱财暂时度日，待日后再寻个出路，姑娘你说这样行吗？”

那姑娘听徐氏这般说，扑通又跪下了，含泪乞求道：“听姐姐说，奶奶是天底下的大好人，你就留俺个小女子做使唤吧！奶奶若不收留于俺，说甚么钱财，就给俺多少俺也不稀罕，就是饿死，也不回乡下去了！”说罢泪流如雨。

徐氏复又慌忙将她搀起，心下益发哀怜，一时没了主意。蓦然间忽又想起那梦，暗思忖道：“眼见这姑娘是个温顺贤惠人儿，莫非那梦……她若真个愿意，何不这般……”

这般想时，随好言好语宽慰了姑娘几句宽心话儿，叫她坐下，随后拽刘二家的出去，到下屋说起话来。

这张家姑娘见徐氏夫人温和可亲，如刘二家所说一言不差，是个菩萨心肠人儿，先自觉得敬重可亲，只是说了半晌，无个定夺；如今又见两人去了，不知说些甚么，心下甚是疑惑，由不得胡乱生猜，忐忑不安。

须臾，徐氏与刘二家的还来，只见刘二家的喜眉喜眼，满面春风，向张家姑娘挤眉弄眼地笑道：“好妹子，你真个造化，喜事临门了，咱且回去吧，夫人虽是菩萨心肠，还需等老爷回来说个话儿。”

张家姑娘听刘二家的这说，喜出望外，只觉事成八九，终身有靠，这便千恩万谢，磕头谢过徐氏，随刘二家的去了。

且说刘二家的去后，徐氏喜上心头，反倒坐卧不宁了。心下有话，急切欲同夫君商议。待哄得小女儿睡熟，便急忙忙亲往店铺赶来。

出得打铜巷，便是估衣街。徐氏赶到店铺，只见自家小店，人出人进，甚是热闹。店里摆挂的彩线、丝织、花边、刺绣等诸般采缕之毅，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，比她父亲先时，还要繁华兴隆多了。此时吴锐正与几位女客说生意，这里还未说妥，另外又有人招唤，里外忙的不可开交。徐氏到柜台前，喊他几声，他竟顾不得应。徐氏因有急事在身，见丈夫被女客缠得脱不开身，哪里等得下去，遂抄起块店门板嚷道：“盘点打烊，要上店门了，实在对不住客人，请改日再来吧！”

因这一嚷，不说众客官何如，吴锐自是一惊。见夫人大白日要上店门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急向前拦阻道：“夫

人因何如此？”

徐氏道：“不这举动，你还认得我么？”

吴锐愣道：“夫人有何事？”

徐氏却把眼神一眯，诡秘笑道：“快与我回家一趟，为妻有个要紧事儿要与夫君说呢！”

店中人杂，吴锐不便多问，遂将生意囑与伙计照应，这便同徐氏回向家来。

且说到得家后，徐氏不待吴锐坐稳，便笑咪咪述说起刘二家的领那张家姑娘前来之事。当说至张家姑娘含泪下跪，乞求收留时，徐氏挑下眉峰，收住后面话语道：“为妻就是为这事唤夫君前来，做个商议的。”

吴锐听罢，方才松下心来，吐了口气，连连点头说道：“好啊！好啊！区区小事，何须与我商议！咱们虽无富贵，但也度日有余，夫人对那姑娘若有可怜之意，尽管自下定夺，随意安置，说甚么身份不身份。”

徐氏抿嘴一笑，说道：“说得轻巧，只随我意怎行？夫君若不愿意，我与她可做不得那等事来！”

吴锐见她神色诡秘，益发懵懂，疑惑道：“做不得那等事来？甚么事儿？”

徐氏噗哧一笑，欲言又止，及至看到夫君那付诚实无邪呆憨面孔，又忍不禁地大声笑将起来。直笑得前仰后合，眼里沁出泪花。

吴锐见状，益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惊疑道：“好啊！好啊！今日你只怕是吃了笑婆婆尿，要么如何这般怪样起来？”

徐氏看着呆痴的丈夫哧哧笑道：“你呀你，”说着指了指下丈夫：“都晓不得甚么叫女人了！”

吴锐思忖片刻，仍是不解，疑惑道：“添个女仆，一年不就是花些吃穿的银子么！”

徐氏强忍住笑，盯住丈夫正色言道：“咱们吴氏门宗世代单传，夫君就不想要个儿子继承祖业吗？”

吴锐怔一怔，见妻子忽又触动起了他的心事，苦笑一下，叹口气道：“儿子……唉！天命难违呀！”

徐氏见丈夫如个木头筒，含情说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为妻我便与你直说了吧。我见那张家姑娘生得十分俊俏，象个天仙人儿，且又贤惠善良，我有意收她做个夫君侧室，倘若日后生个子嗣，也好接续吴门香烟。正是天大之幸呢！”

此刻吴锐方象个闷葫芦被捅了个孔，醒了脑壳。对于子嗣之事，吴锐怎有不想？梦里都想！但虽是这般思念，只是暗下自叹，从未在徐氏面前有过表露声色。如今见妻子为他子嗣，要与他纳妾，先是一怔，继而一股热浪涌上喉头，眼光顿也模糊起来。暗下感激叹道：“妻子真真贤德无量，令人敬叹！”转念又想：“世上因妾冷落妻子之鉴甚多，夫人如此苦心，全无半点私意，倘若日后他们……”于是急忙连连摇头，说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万万使不得！这般行事，虽则子嗣有望，倘若日后家室不睦，多生争吵，我吴锐如何对得住夫人与你徐门？”

徐氏抛出一根红绳，不料被吴锐一口回绝，虽如向她泼来一盆冷水，但她心里却生一热，滚烫般地沸腾。暗道：“夫君他真不愧是个诚德君子！”遂激情劝道：“恩爱夫妻，夫君何必多虑？想吴氏先宗几代都是单传，如若夫君不取此策，吴氏宗室定灭。君若日后这般归了天去，见了先君，你说你怎个说处？甚么愧这愧那，为妻看来，连个传宗接代都传不

下去，那才是真正愧哩！夫君不必多虑，我与那姑娘不知怎的，一着面就热了眼儿，定会合得来的，你就依了为妻吧，要么人家姑娘允了，你说我和那刘二家的还怎个做人？甚么也莫想了，子嗣事大，就这么办了！”

听罢这席言语，吴锐那早已模糊了的眼圈儿顿向脸颊淌下两行泪珠。他定定凝望着徐氏，心潮翻涌。半晌，他颤抖着三绺髭须沙哑声道：“夫人真是贤德无量，你这般想处，叫为夫还能说甚么呢？任凭夫人主张！为表为夫心意，也替我吴门先宗向夫人表示谢意，请夫人受我吴锐一拜！”说罢倒头便跪。

徐氏自是慌了，急忙搀住不提。

且说刘二家的把那张家妹子领到家下，按至床沿，眉飞色舞喜道：“你猜那太太把我拽到另处说的甚么话儿？”

张家姑娘摇头道：“姐姐不说，小妹怎会知晓？”

刘二家的道：“造化哩，我那好妹子，你姐我做梦也不敢想，许是你家老太太在地府烧了高香，你说说，要么叫你这样梦甜！”而后便把徐氏意下一股脑儿抖了出来。

张家姑娘听是这般意思，低下头去，西施脸上顿飞出两片红云。先是小有不允，说不光彩，后经刘二家的那张乖巧嘴的劝说，她暗下思想：“自己如此薄命，还会有甚么好的依靠？这徐夫人这般贤德，在她身旁做个侧室也算得上福分了。”于是娇羞地向刘二家的点头允下终身大事。

不几日，她便回家穿上了徐氏与她备办的嫁衣，坐顶花轿，被吴锐娶了家来，做了新娘。正是：

不是人间此番美，  
哪有淮安惊世篇。

张家姑娘名唤玉容。且说这张玉容过得门后，有徐氏疼她，吴锐爱她，加之衣食无愁，心窝里整日似春风般的舒畅。香甜岁月快，转眼便是两载。这时玉容的粉白肚皮，因受了精华所致，就象个笼的生馒头，被蒸得鼓了起来。对这肚皮里的“梦”，莫说吴锐见了喜滋滋，就那徐氏，连玉容夜里的便盆她都不让端了。有次她耳贴玉容的腹凸处打趣道：“没错的，没错的，小家伙正在里头撒欢哩！”玉容闻这，粉脸被羞成了桃花，一头抱住老姐姐，似母亲般地亲昵起来，娇羞言道：“就怕不是个小官人。”

玉容盼子心切，哪及吴锐，只盼那腹中好梦。虽是未见分晓，他却精神大振，一下子似年轻了许多岁，在生意上也更费起了心机。

一日，有富商沈炜来访，邀他去苏州一带做些生意。这沈炜字文盛，岁近而立之年。因其父通晓相术，言吴锐天庭贵星闪烁，有相父之尊，且吴锐又忠诚有德，名闻乡里，因此对吴锐甚是看重。吴锐见沈炜相邀，也正有意去苏州办些采缕文毅，便欣然应允，同船而去。到苏州后，吴锐因是小本经营，采办不多，数日便妥。这沈炜原本富商，是来采办粮米的，因所求数量大，价钱又不怎么适宜，十数天过去，竟难成交。转眼又数天过去，沈炜的生意仍无着落，吴锐掐算妻子分娩之日，还有十来天时间，心里暗暗着急起来。因与沈炜相交甚厚，沈炜又求靠他帮忙张罗生意，怎好张口告还，日日便似热锅上的蚂蚁，神情不安，吃睡不宁，焦燥起来。沈炜数次动问，吴锐只是不肯相告。待帮沈炜办好粮米，又过八九天光景，眼看妻子产期已到，心中更似火上浇油，虽是船在归途，只急得船舱也坐不得，迎着冬日朔风，

站立船头，恨不得身生双翼，顷刻便飞至家中。

船至淮安码头，已是深更半夜。吴锐只惦念妻子生产，其余再顾不得，所采办采缕文毅，也顾不得管，只烦告沈伟一声道：“船中货物，烦劳沈贤弟照料了！”跳下船头，忍住呼心跳，便匆忙往家赶。吴锐气喘吁吁，跑回家中，已是四更天气。夜半时分，忽见院门大开，窗内灯火飞亮，正不知出了甚么事情。待赶到院内正欲进屋时，忽听内室哇地一声婴儿哭啼，甚是响亮，吴锐自己竟不知是惊是喜，再挪不得半步，惊呆呆怔住了。

这时，屋里似听到外面动静，听刘二家的声音在内说道：“是阿生吧，你阿婆今夜不回去了，夫人留她宿这儿了！”

吴锐醒愣，急应道：“是……是我。……夫人，夫人她……”

门儿响开，是刘二家的迎了出来，见是吴锐，惊喜道：“啊呀呀，敢情是你，我还当是来唤收生婆的阿生呢！”

吴锐知是产了，心跳得越发厉害，颤声问道：“夫人她……她生得是个甚么？”

刘二家的噗哧笑道：“什么？人呗！实话告诉你吧，二夫人似跑马射箭，一射一个准儿，好身手哩，咔嚓一下子，就给你生了个带把儿的！”

吴锐一颗心怵地悬上喉头，喜得慌了，似在梦中，只信不得自己耳朵，又追问道：“甚……甚么……是，是儿子……”

刘二家的道：“你说说，看你耳痴，是儿子，是男孩儿，是带把儿的！是接续你吴门香烟的！你说说，还不快……”

吴锐听得真切，也不嫌那话儿带粗，瞪直眼睛，木呆呆竟再不言语，半晌，忽地举手揪抓住自己头发，惊喜得发疯